

# 文学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回顾

韩加明

自从新历史主义批评 80 年代初在美国兴起以来，从历史角度着手的文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对文学史的理论探索也渐成风气，进而出现了文学史研究与撰写的高潮。由于我国现代对文学史的研究曾受欧美的直接影响，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英国人瞿理斯写的，<sup>①</sup>了解一下欧美学者对文学史理论的探讨对我们的研究相信是有益的。本文拟对英美文学史理论发展作一历史回顾，以便进一步理解当前文学史理论探索的一些特点。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同步的，因为任何文学理论探讨都离不开对文学创作发展的评述。我国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可谓中国文学史的雏形，在西方也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诗学》关于悲剧发展的论述就是一部初具规模的悲剧史。但是严格说来，学术界一般认为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的文学家约翰·德莱顿是现代文学史理论的创始人和具体实践者。德莱顿是桂冠诗人、剧作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但他的正式官职是皇家史官。他提出了三类史书的主张：编年史、历史、传记。文学史作为史书的一种

也可纳入这一划分。1692 年为以他为主翻译的《罗马讽刺诗》所写的《论讽刺诗的起源和发展》论述了讽刺诗歌的起源，早期几位罗马诗人的贡献，以及近代英国讽刺文学的发展。他对现代英国戏剧的论述也可以看作是英国戏剧史。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给自己的著作冠以史的称号。

18 世纪最著名的文学史著作当推约翰逊博士的《英国诗人传》。该书原为应一书商之约为英国诗选所写的诗人介绍，但是兼文学家和批评家于一身、博古通今的约翰逊随心所欲，信笔写来，有的了了几页，有的洋洋数万言，尽管所言不无片面之见，但多数情况下他的评论见识卓越，分析精辟深刻，各篇传记合在一起成为一部难得的现代英国诗史，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这种融传记和评论为一体的方法也成了文学史创作的通例。大约与约翰逊的《英国诗人传》同时，著名诗人托马斯·沃顿出版了三卷本《英国诗史》（1774—1781），内容涵盖从 11 世纪到 17 世纪初的诗歌发展。沃顿在《序言》中写道：“探索天才的出现，追溯我国诗歌从粗劣模糊的源头到现代的完美发展，一定会有趣又有益，并能给读者愉悦和启迪……

本书叙述了我国诗歌的发展,表明它是我国语言进步的标志。”沃顿是约翰逊的朋友,1782年被接纳为“文学俱乐部”成员,1785年成为桂冠诗人。《英国诗史》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史命名的著作,虽然在文学史研究和撰写方法上尚不成熟,但他对诗歌起源的探索,对乔叟、斯宾塞等古典诗人的论述恰好弥补了《英国诗人传》只取现代诗人的不足,在文学史上占有较高地位。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雷·韦勒克在《英国文学史的兴起》中认为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是现代文学史兴起的时期,其最后一章专门论述沃顿的贡献。韦勒克指出:“沃顿的历史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他第一个创作了叙述式《英国诗史》,从而至少在英国第一次提出并确定了文学史的完整概念和可行性。”(第199—200页)

随着史学和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人类文明社会的进步或进化观点在19世纪前期开始深入人心,也促进了以探讨不同国家文学和不同文类发展演变为宗旨的文学史大繁荣。在英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首推著名法国哲学家、史学家、批评家丹纳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863年,英译本1871年)。丹纳把自然科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文学史研究,认为种族渊源、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决定一国文学之特征,而研究一国文学是重现过去时代精神的有效途径。他的长篇《导言》堪称是一篇观点鲜明的文学史论。他写道:“我要写一个国家的文学史,从文学中发现一国人民的心理特征,而我之所以选择英国也事出有因。”(第35页)这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只有古希腊和现代法国与英国拥有长期不断发展的文学史,而德国文学的历史不过两百年来,西班牙和意大利文学在17世纪中叶以后就衰败了。作为法国人,他认为写一部《英国文学史》更能比较客观而有特色,而且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其煌煌巨著为后来

的英国文学史研究和撰写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史评结合的文学史几乎完全垄断了文学批评。谈到这种情况,戴卫·珀金斯指出:“在19世纪的大约前75年,文学史十分流行,享有无可争议的声誉。作为史学和批评的综合,它在一些方面比单一的史学和批评研究更为有力。支持者强调,由于文学史家在历史语境中分析文本,文学史可以实现对作品更合理的阐释和更全面的赏析。作为史学的一种形式,文学史以无可匹敌的精确性和直观性揭示了特定地区特定时代之精神。”(第1—2页)但文学史的黄金时代也孕育着其内在危机。随着19世纪末唯美主义的出现,20世纪初现代世界各种矛盾的激化,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人们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开始产生怀疑,对强调线性发展的文学史也重新审视,发现文学史可以回答许多问题,却难以回答为什么相似作品的审美价值不同,为什么产生不出现代的荷马或莎士比亚等等问题。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在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浪潮冲击下,文学史的研究和编撰开始走下坡路,而与此同时,理论探索却揭开了新的一页。

韦勒克和沃伦在40年代合著的《文学理论》很快成为“新批评”的理论基础,并揭开了文学理论大发展的序幕。在该书的最后一章韦勒克和沃伦阐述了文学史的理论和方法,但他们在该章开始却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问题:“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第290页)他们强调文学是一种艺术,文学史必须是关于这种艺术的历史。但是,“大多数最主要的文学史要么是文明史,要么是批评文章的汇集。前者不是‘艺术’史,后者则不是艺术

‘史’。”(第291页)原因在哪里呢?他们认为一是文学分析不科学、不系统,二是关于只有因果阐释才是文学史的偏见,三是文学发展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文学理论》一书有中译本,在此不作赘述,下面我们将看到后来的几位学者的理论探讨很多都与韦勒克和沃伦提出的问题有关。

R. S. 克莱因是中国学者不太熟悉的美国批评家,“芝加哥批评学派”或“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本世纪30年代,当史学方法仍在文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时,克莱因提出的研究生教学中应区分批评与史学的观点对于“新批评”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是到了50年代当“新批评”成为文坛霸主,史学方法受到严重威胁的关头,他又站出来强调史学方法的重要性。《文学史的史学和批评原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1967年在为纪念芝加哥大学建校75周年而出版的克莱因文集《人文观念》中首次发表,是文学史理论方面的一篇重要著作。克莱因在该文发表时加注:“这是一篇论述文学史不同类型的未完成论文,1950年为清理自己就此问题的思路而作。”(第45页)论文共分四部分:批评因素、编撰原则、阐释原则和续论。

关于批评因素,克莱因认为文学史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涉及作者性格、社会习俗、历史环境、写作目的等等,其二涉及作品的特征:“缺了后者则非文学史;缺了前者则非史著。”(第45页)他认为文本分析和历史研究都无可厚非,但两者都不全面,应求辩证统一,这可以说是克莱因在倡导两者分开之后的一大转变。关于编撰原则,克莱因论述了三种不同方法。第一是以时期、地域或文类特征异同为原则的原子史(atomistic history)。第二是把一切方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史。第三是叙述式文学史,强调线形发展变化。这三种不同的文学

史编撰原则与我国学者陈平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提出的“研究型文学史、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型文学史”有相通之处,因为研究型文学史近似于克莱因的原子史,教科书文学史多为叙述式文学史,而普及型文学史既可以包括篇幅适中的叙述式文学史,也可以包括卷帙浩繁,存放于图书馆阅览室供读者查阅的综合文学史。克莱因认为叙述式较好,但提出应该强调作家创作中的艺术选择:“(1)作家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对艺术或形式目标的追求方面的演变;(2)使不同目标得以实现的素材的演变;(3)为探索表现不同素材的不同形式而发现更有效的、至少是新的手法技巧的演变;(4)在创作具有艺术或历史价值的作品过程中这些可变性的具体化。”(第81—82页)因此,文学史的关键问题是“区分不同时期作家努力实现的艺术追求,并把它们组织成富有意义的变化过程”。(第82页)这可以说是克莱因为了解决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作只是社会史或思想史等问题而提出的对策。关于阐释原则,克莱因认为许多文学史家或热衷于探讨所谓时代精神而不对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或局限于就文论文而对历史过程缺乏清楚描述。克莱因指出:文学史家的任务是既要保持具体文学作品的特征,又要从两个方面对作品给予历史性解释:一是从它得以产生的作家行为方面,二是从影响了作家行为或受其影响的文学形式、素材和技巧的变化方面。(第100—101页)正如克莱因自己所说明的,他的文学史理论表现为围绕几个重要问题的思索,而不是完整的理论架构,但他提出的许多观点是发人深思的。

在克莱因的论文发表之后对文学史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著名批评理论家德曼。他的基本观点是从“新批评”方法出发,注重文本分析;后来他成为德里

达解构主义理论在美国的最主要倡导者。《文学史和文学的现代性》最初是德曼 1969 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发言，1971 年首次在《盲目和洞见》一书中发表。在分析了以不确定为特征的文学的现代性之后，他指出：“人们都承认，实证主义文学史把文学当成经验素材的集合体，这只能是一种不是文学的文学史。它至多不过是为真正的文学研究做点开路准备，而且有可能会妨碍文学理解。另一方面，关注文本内在特性的文学阐释声称反历史或非历史，但却往往不自觉地随某种历史观而动。”（第 162—163 页）前者与韦勒克和沃论的观点相呼应，后者表现了他对新批评内在矛盾的理解，尽管他仍未摆脱这种矛盾。德曼最有代表性的，被后来的学者反复引用的观点如下：“关于文学史的所有原则指针实际上是我们在从事那很不起眼的工作，即阅读理解文学作品时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要做称职的文学史家就必须记住，通常说的文学史与文学几乎、甚至完全无关，而通常说的文学阐释——当然指好的阐释——实际上就是文学史。如果我们把这一观点推广到文学之外，那得到的结论就是历史知识的基础不是经验事实而是文本，尽管这些文本有时会伪装成战争或革命出现。”（第 165 页）德曼的这段话写于 1969 年，当他在二战期间为纳粹服务而写的批评文论 80 年代中期被发现以后，人们自然会重新估价，因为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德曼在文学批评中对历史的否定实际上可以说是他为了忘却或抹掉自己不光彩的由文本所构成之历史的一种努力。如果文本是伪装成战争出现的，德曼显然误读了这一文本；反过来，我们又可以说德曼的反历史主义阅读和阐释是一种历史行为的表现。

但就这段话本身来说我们可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如克莱因曾经指斥过的，许多流行文学史不重视文本分析，与文学关系不

紧。其次，文学史本质上是文学阐释，因此具有真知灼见的阐释综合起来就是文学史。再次，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史学理论发生了巨变，当代史学家把历史和史料作为文本来解读，这自然动摇了实证主义文学史的根基。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好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史的观点似乎又回到了韦勒克和沃伦所指出的有些文学史不过是批评文集因而不成为“史”的问题。而且这里还有什么才是“好”的文学批评这一价值判断问题，是否只有以德曼为代表的“解构”批评才是“好”的批评呢？实际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尤其是重历史分析的文学批评之间的界限一直是模糊不清的。1934 年创刊的《英国文学史》（简称 ELH）挂“文学史”的名，实际与别的批评杂志大同小异，只是更重史学方法的批评。在文学理论大发展的 60 年代末创刊的、由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新文学史》，则以理论探索为主，并注重用新理论解读文学作品。<sup>②</sup>乔纳森·阿拉克指出：“从雷内·韦勒克到保尔·德曼，对于以语言文字和实证主义研究为特征的传统文学史的许多批评，原因是文学史没有积极阅读其所组合起来的作品，这些文学材料需要阅读而不仅仅是引证。我觉得拉尔夫·科恩传授给一代读者的‘新文学史’则是努力用融合或分化的方式把阅读带进历史过程。”（第 24 页）这一变化也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史著作的撰写。

关于对文学史认识的演变还可以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出版的研究指南上来看。罗伯特·斯比勒为 1970 年版《现代语言和文学研究的目标和方法》写了《文学史》一章，探讨了文学史的范围、理论、框架和方法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同时期的许多理论家在争论文学史的地位定义等问题，斯比勒的文章却充满自信地勾画出文学史的既定模式，这或许与他曾主编 1948 年出版的《美

国文学史》不无关系。十年以后，当莱沃斯基为已更名为《现代语言和文学研究指南》的新版撰文时，情况已大不相同，她的题目也改成了《史学研究》。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文学史的不稳定性，二是史学或历史方法研究的新发展，因为80年代初正是新历史主义兴起的时代。在文章开头，莱沃斯基写道：“按照传统观点，文学史是与政治史、军事史、科学史、艺术史等相对应的，旨在描述某一时期一国或多国范围内某种人类活动发展过程。尽管有些学者仍在撰写这种规模宏大的文学史，大多数学者正运用历史方法、历史语境、历史资料和历史信息从事各种文学研究，而这些研究不同于正式文学史。”（第53页）因此，她的目的就不仅仅是讨论文学史的问题，而变成了讨论历史方法研究问题。莱沃斯基论述了文学传记、渊源影响、语境和文学因素变化等等，只有一节专论文学史。“狭义文学史——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文学创作的按时间顺序所作的描述——也有了新变化。当代文学史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致力于包罗万象还是关注某种特性。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分期（认定分期特征、时代变化原因等等）。”（第68页）像丹纳那样独立撰写文学史的时代似已过去，而多人合作又往往难以取得统一效果。《现代语言和文学研究指南》1992年出版第二版，《史学研究》一章的撰稿人是安娜贝尔·帕特森。她指出：“莱沃斯基提出的史学研究的内容仍主要是文学方面的……而90年代的历史批评将以社会史和文化史为中心。”（第183—184页）把斯比勒、莱沃斯基和帕特森三位学者的文章作一比较，就不难看出20多年来美国文坛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对“新批评”的衰退，斯比勒在他的文章中宣布，“自从30年代以来竖起的旨在防止文学史蚕食文学批评的高墙已基本上坍塌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但他可能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文学史也面临被“蚕食”的命运。莱沃斯基开宗名义地指出大多数学者现在关注的不是卷帙浩繁的文学史而是用新的历史方法研究文学，文学史已相形见绌，而到了帕特森的时代，研究文学也面临挑战。的确，在文化研究占主导地位的今天什么是文学，什么又不是文学都大可商榷。

比安娜贝尔·帕特森稍早一些，李·帕特森为1990年出版的《文学研究批评术语》一书撰写了《文学史》一章。他把文学史分成内文学史：文学的历史；外文学史：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文学史之史。他的重心在第三方面，认为文学史之史已经走过了从外文学史到内文学史的过程，现在到了整合时期。他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当今新历史主义批评家的观点。他写道：“文学生产绝不能与社会分开，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文本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而是创造现实。”（第260页）他提出的新文学史的范例皆为新历史主义批评专著。80年代以来对文学史理论的探讨应该说是得益于新历史主义的发展，但把新历史主义批评笼统地归为文学史似乎也欠妥，因为史著和历史批评毕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90年代初以来关于文学史理论的研究中，戴卫·珀金斯所著的《文学史能与否》和由他主编的《文学史理论探索》引起了广泛注意。<sup>③</sup>乔纳森·阿拉克的论文《何为文学史》结合作者自己参加编写《剑桥美国文学史》的体会，对文学史问题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他负责的部分是19世纪美国小说。以往这部分的写法是先叙述历史背景，然后逐一介绍欧文、库柏、霍桑、坡和梅尔维尔等小说家。阿拉克却打破了这一传统：“我力图与文学材料保持一定距离，重新勾画这一时期文学的轮廓。我采取了四项措施：不使用‘我们’；把国家看成探讨

的问题而不是前提和目标；不以作者而以文类系统为基本研究对象；把文学性看作文类系统中的一环，而文类系统的发展又与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紧密相连。”（第26页）以文类系统为出发点，他划分了国家叙事、地方叙事、个人叙事和文学叙事四大类，各占一章，第五章为“文学叙事的危机和国家叙事的巩固。”这样做的结果是，19世纪美国叙事文学不再是作家个人创作生活的简单罗列，而是与社会历史紧密相连而又各具特色的不同叙事形式的发展演变过程。

加拿大学者马里奥·瓦尔德斯在《欧洲中心主义与比较文学史》一文中指出：“后现代文学史既不能是包罗万象的资料汇编，也不能是过去文学史家所强调的主题观点的综合。文学史欲在后现代世界发挥作用，就必须继续探讨理解隐蔽在我们今天所读文本之后的历史感。毫无疑问，我们在任一时刻对过去的认识都是不完全的，仅反映当时的观点。因此，任何文学史都不可能圆满完成再现历史的任务；但是尽管如此，文学史对于了解文学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特征仍是必要的。”（第28页）这也就是说要在承认文学史研究中历史局限的前提下，通过不懈的努力探索来加深对于历史感的认识。因此，在理论界对文学史的定义与方法争论不休的同时，文学史创作又迎来了一个繁荣期。我们都知道英美文学史研究中的巨著多出现在本世纪早期，如《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剑桥美国文学史》等多卷本巨著。到了本世纪中期，由于新批评的影响，文学史研究走向衰弱，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不太多见。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英美先后出现了《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新编法国文学史》、《剑桥美国文学史》等大部头文学史以及像《哥伦比亚美国小说史》和《哥伦比亚英国诗史》等专门文类史。

总结本文简要探讨的欧美文学史理论家

的观点，我们觉得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第一、由于对历史本质认识的深化，现在文学史家已不再把文学史看作历史的真实再现，而是文学史家自己对历史的一种重构，它既不同于虚构，又不同于历史。第二、传统的进步史观和环境决定论受到严重挑战，文学作品的产生是融和了历史环境、文学传统、个人才智、时代要求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而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也会因人因时而有差异。第三、文学史的写作正在逐渐抛弃传统的按时序排列的作家传记模式，而尝试以文类、主题、性别、阶级、地域等新的组合安排方式，对传统的历史分期也有新的探索。第四、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文学史研究正越来越成为大文化研究的一部分，文学的界限正在被重划，文学史的范围也在不断变化。可以预言，这种种纷纭变幻的发展带来的将不是以一部文学史为权威，而是多种文学史争奇斗艳的新局面。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了解对推动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会是很有益的。

- ① 瞿理斯在他的英文著作《序言》中写道：“这是包括中文在内第一次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尝试。”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由林传甲作，1904年出版。
- ② 由陈平原、陈国球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史》专辑性质类似；80年代创刊的《美国文学史》亦属此类。
- ③ 笔者曾在《文学史理论的新探索》（载《北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6，第2—6页）简要介绍了这两部著作。

#### 参考书目：

-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 雷·韦勒克和奥·沃伦著《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 Arac, Jonatha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Uses of Literary History*, ed. Marshall Brow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3-34.

- Crane, R. S.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Principles of Literary History", *The Idea of the Humanities and Other Essays: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p. 45-156.
- De Man, Paul. "Literary History and Literary Modernity", *Blindness and insight*, 2nd.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 Dryden, John.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Original and Progress of Satire" *Essays of John Dryden*, Ed. W. P. K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
- Giles, Herbert A.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 d.).
- Johnson, Samuel.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thur Waug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 Lewalski, Barbara K.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d. Joseph Gibaldi, New York: MLA, 1981, pp. 53-78.
- Patterson, Annabel,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d. Joseph Gibaldi, 2nd. ed., New York: MLA, 1992, pp. 182-200.
- Patterson, Lee, "Literary History",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eds.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250-262.
- Perkins, David. "Introduction: The State of the Discussion", *Theoretical Issues in Literary History*, ed. David Perki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piller, Robert E. "Literary History",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ed. James Thorpe, 2nd. ed., New York: MLA, 1970.
- Taine, Hippolyt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rans. by H. Van Lau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0.
- Valdes, Mario J. "Eurocentrism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History", *Cultural Dialogue and Misreading*, eds. Mabel Lee & Meng Hua, Sydney: Wild Peony, 1997, pp. 27-32.
- Warton, Thomas.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 London: Murray, 1870.
- Wellek, René, *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1.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英语系)

责任编辑: 袁玉敏